

留城,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在现今的中国版图上已经找不到了。但这座城,带给史学家多少奇幻的遐想,带给微山湖区人们多少热切的寄托。它的古老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如今,它沉睡于水下已数百年,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源头和百姓的口中去探寻、揭秘它的真面目。

坐落在微山湖之中的微山岛似乎命中注定了与留城有缘,它是留城及微山湖诞生、发展、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留城衰落、消亡最直接、真实的目击者。早在尧舜时代,留作为最早的封国之一,印证了这一地区鲜明而独特的人文历史。宋代罗泌《路史》载:尧的儿子“丹朱庶弟九,其封于留者”为留氏”,始建留城。其东北十里便是微山(当时尚无此名)。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环境优美,古泗水从留城穿过,使这里变成一片绿洲,是鲁苏豫皖交界地区不可多得的富庶之地。后来的留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有名的繁华之城,战略要地,它与南面的彭城(徐州)、西边的沛城(沛县)、北部的薛城成为当时中原地带的形胜之地。

千百年来,留城或封国或置县,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朝诗人唐彦谦《独宿留》、刘长卿《归沛县道中晚泊留侯城》等诗,都证明那时留城的兴盛与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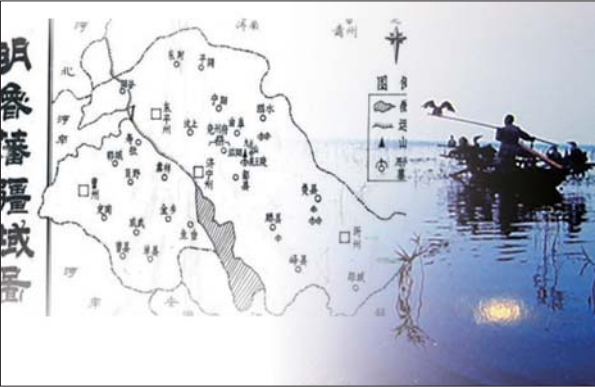
然而世事变幻,留城纵然空前繁盛,却命运多舛。黄河侵入泗河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黄河决酸枣,溢而通泗”,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泗淮”。宋以后,黄河泛滥频繁,并频频改道,忽而东突忽而北迁,将大量洪水淤积于此,形成巨浸,汇成湖泊,留城只好观望、止步、挣扎,无奈地准备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大运河开挖改道时给了留城最后辉煌的一瞥,在即将消逝之际留下闪光的记忆。

明清时期,留城是运河

【行走齐鲁】

古留城：微山湖底沉睡的古城

□赵霞



的重要枢纽及转折点。元朝初开挖济州河时,济宁以南以泗河为运道,元至元三十年首在留城建闸。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决口于沛县,淤沽头闸上下一百余里,运道不能畅通,工部尚书朱衡开挖了所谓的“漕运新渠”,又叫新河。留城成为元、明运河南北连接的枢纽。万历十九年(1591年),留城一带湖水不能畅流,河道尚书潘季驯改开李家口河。随着南四湖(微山湖)的形成,进而连成一片,至明末清初,四湖面积达到2050平方公里,使得留城最终成为一座地下水水晶宫。

不过,这座地下水水晶宫并未从此与世隔离,微山岛沟南、沟北、万庄等相近村子的村民们,依然有机会可以与这座古城有近距离的接触。

近百年中微山湖几次干涸,最有代表性的是1943年“千大湖”,百姓在南湖留城遗址周边种麦子、西瓜,见到过很多砖头瓦块、磨石轱辘,多是汉代文物;1988年,微山湖南、西、北三面干涸,村民到湖里割水荳、蒲草、苇子,在离岛西南七八里处见到一块露出湖底半截的石碑,上刻有“马桥”两个字。微山县高楼乡小四段村也保存着不少留城遗物,

有石碾、石磨、碓臼、方砖瓦片及陶器笔筒、酒樽等,都是千大湖时百姓从湖底发现,起运回村里的。各种资料说明,留城具体方位应在微山岛万庄、沟南村西南七八里许,沛县房村河外五至六里水下。

那么,留城的规模有多大?史籍上没有确切的记载。史志工作者曾做过估算与猜测,以相近的沛城为参照,认为留城比沛城要小,其城区规模应是南北3000米,东西1000米左右。但从千湖时百姓到实地观察的情况来看,留城的规模应该要大一些。

赵氏家族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自山西迁徐郡之留城,其后人清末廩贡生赵田,晚年曾率子侄驾舟登岛为先祖扫墓,写下《微山上壘纪事》一文:“余始祖茔在微山,因于此日驾舟渡湖,扫墓毕散步闲游,率二三子侄登微山最高峰,纵目远眺,汪洋无际,适来一老翁,见到过很多砖头瓦块、磨石轱辘,多是汉代文物;1988年,微山湖南、西、北三面干涸,陆沉数百年矣。时或现之,有屋楼海市之观焉。”这是涉及有关留城、微山湖以及区划的直接而真实的民间资料,很是难得。

微山岛西部几个村庄,

书唐诗一首。诗曰:“主人能政讼庭贤,帆影云峰石窗间。每至夕阳岚翠近,只言篱障依前山。”末题“临董”二字。康熙好学工书,尤爱董其昌书法,因此他也酷爱临摹董其昌书法,且喜欢把书法作品赐予廷臣及外国使节;引首有两小御印:“中和后”、“康熙辰翰”。

康熙皇帝能够慷慨赐赠如此厚礼,受赠人王渔洋定非等闲之辈。王渔洋(1634—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王渔洋为官清廉,洁己爱民,可谓一代廉吏。王渔洋博学好古,尤工诗文。独创诗论“神韵说”,被尊称为清初一代正宗,文坛领袖。为官45年,其中27年为康熙近臣。王渔洋清明的官声和渊博的学识,深受康熙皇帝恩宠,屡蒙御赐达13次之多。这把金扇便是其中之一。康熙皇帝将这首唐代诗人刘商诗作

凡下过湖生产的村民都知道从湖北岸的邾山外有一条直通留城的“石板路”(长条石铺成),说是明代以前的“官道”,距离岛西约五华里。每块条石长米余,逢干湖有条件的村民便到湖里起石,用以盖房、建桥等。对于这条“官道”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对照史书,找不到有关“官道”的记载,但明朝以前从滕、薛至留城、徐州的“官道”肯定是有的,却已无法再现。这条“石板路”应该是运河大堤,即留城通往夏镇的运河。2002年微山湖大旱,微山岛南、西部湖水基本干涸,还能看见部分残余的石板,石道基底栽的是木桩,两旁全是淤泥。现在这条沉睡在水下的“官道”(河),仍能看到它清晰的影子,岛上百姓叫做“石塘河”。

自留城退出历史舞台后,人们便赋予了它许多神秘的色彩。史籍中有水淹留城、居民南迁建铜山的记载,而在百姓间更有“失留城盖薛城”的流传。

留城的故事与传说在微山岛及沿湖周边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特别是岛上几乎每个老人都能讲出有关留城的许许多多掌故、传奇,而且版本颇多。有一个是说张良死前就预测到某年某月某日留城将陷落,因此在他弥留之际,把子孙叫到跟前,嘱咐他死后无须大办丧事,速速造七艘大船,待将其下葬后,头七祭祀之时摆放于墓前。家人遵嘱造好大船,供在墓前,头七之日天突降大雨,洪水滚滚,霎时将留城吞没,只有张良家人及时上船逃生。

还有传说,明代留城住着一个叫刘伯通的,祖上显灵,命他速造几只木筏,待木筏造成的那天,夜里突降暴雨,大水陡涨,一夜之间留城的房屋、树木全部淹没,人畜葬身水底,只有刘伯通一家和表亲陈姓乘上木筏得以活命。他们随水漂流,天将明时看见了火光,拼命向火光划去,是一片陆地,遂上岸定居。他们把这个地方起名叫“遇火地”,这便是微山湖东岸韩庄最早叫做“遇火地”的由来。

书写在扇面上,赐予王渔洋,是赞赏王渔洋在刑部尚书任上一方面“能政”,另一方面又超然物外,大有名士之风。

单就唐寅的画作而言,本身即是令人趋之若鹜的艺术精品,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是人物画,更是笔法凝练,独具风韵。再加上有康熙皇帝的御书题赠,两者一前一后,珠联璧合,这把金扇的书画艺术价值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封建社会,朝中大臣能够得到皇帝的恩赐之物,那便是至高无上的荣耀。王渔洋对康熙御赐的湘竹金扇格外珍惜,他在撰写的《居易录》中如是记载:“七月二十四日,与诸公内直,赐御书唐诗湘竹金扇。其一面画人物山水花鸟。臣得人物,其诗乃‘主人能政讼庭闲’云云……”以昭子孙勿忘皇恩。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桓台县修建王渔洋纪念馆,广泛征集有关王渔洋文物时,这把湘竹金扇才与世人见面。

【史海钩沉】

清末抗日名将左宝贵的救世情怀

□杨勇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近两年对平邑、沂南开展乡镇石质文物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有碑刻、摩崖题记,以清代为主,间有宋元,内容异常丰富,涉及地域名称变迁、家族历史传承、立井修桥建庙、植树造林等。这些石质文物或隐匿于山林,或散落于村中角落,多不为人识,记载的内容也少见于史籍,带有非常浓厚的地域色彩。

斑驳的石头上所记载的内容虽没有完全载入正史,但依然凭借着与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展现出史实的另一面,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近期,对平邑县地方镇清真寺内《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拓片的整理,就为重新发现和认识左宝贵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左宝贵受命领军赴朝参战,战死平壤城头。他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战死的第一人,也是职位最高的人。他的英雄事迹,早已被国人铭记,但他还有少为人知的另一面:慈悲救世的高尚情怀。

《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详细记载了左宝贵在地方慈善方面的高贵品质。该碑现存于平邑县地方镇利民村清真寺,碑高185厘米,宽74厘米,厚15厘米,共580余字,刻于光绪二十年仲春。碑文择其要记录如下:左军门原籍本村人,由行伍起家……惟慕其为人也,贵不忘本,富而好施。吾村清真寺之重修后得军门之力居多……寺水房之修与数亩田之置皆赖乎此。后为寺中募化多金……又得资二百余金,以为寺中修理大门各处之用……修南、北讲堂,以其余资又置田十数亩。

左宝贵投身行伍后屡立战功,后晋升为建威将军,记名提督,成为清廷高级军官,人称“左军门”。碑文记载,左宝贵是山东平邑地方镇人,行伍出身。同治年间,募捐百金,为清真寺修建了水房,并置寺田数亩。光绪八年,又为该寺募化二百金,修理了寺中大门等处。后捐银四百两,修葺南北讲堂,又以余资“置田十数亩,以作养膳计”。前后共捐银七百余两。碑文记述了左宝贵倡议募捐重修地方清真寺的经过,赞扬了他“贵不忘本,富而好施”的优秀品德。

据史料记载,沈阳、南京、扬州、天津等地的清真寺也都有他的捐献或题的匾额。据当时公开的资料显示,他在捐款赈灾、倡捐慈善机构广泛救助社会贫民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和热忱,并得到朝廷认可。光绪九年,山东境内黄河决堤,灾民流离失所。左宝贵得知后,情系桑梓,积极募捐。他在沈阳负责为山东灾民“代筹捐项、解东助赈”,并且“勉力自捐”。他先于光绪十年正月“解到银六千两”,后来陆续又多次筹捐,总共解到银两“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二两六钱五分”,其中,“自捐银一千二百两”。其积极募捐与带头倡捐的行动,得到了同僚和朝中同乡的赞赏。

光绪十二年,他在沈阳创办栖流所,设粥厂两处,向贫民施舍粥饭,冬春两季每日以五百人为限,夏秋两季每日以一百人为限,所内还收养老弱病残无家可归的贫民,为他们提供食宿。左宝贵出征前,还将房屋捐出供栖流所等处使用。此外,左宝贵对于地方桥梁、道路、兴办义学等也多有捐助。

《左军门捐资重建清真寺碑记》,虽只记载了左宝贵在本族的慈善活动,但从“小家”的善行可以看到他“大国”的情怀。二品官员唐传猷曾为《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记》作题记。为官清廉、素有品行的唐传猷有感于左宝贵的善行义举,写下了“惟慕其为人也,贵不忘本,富而好施”的“评语”,这也许是对左宝贵慈悲救世品行的最好注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左宝贵能够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是难能可贵。

在古书画收藏日益繁荣的今天,能够同时得到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的绘画作品和清朝一代帝王康熙的书法作品,而且是双璧合一,恐怕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而在桓台县博物馆,就珍藏着这样一把湘竹金扇,金扇两面分别为唐寅的人物画和康熙的御录诗,实为珠联璧合的稀世珍品。

桓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桓台县博物馆丰硕的藏品中,除了史家遗址出土的两枚刻有文字的卜骨片外,一把熠熠生辉的折扇可谓是馆里的“明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皇帝赐给王渔洋一件御书唐诗湘竹金扇,扇面纸本,双面铺金,檀木作内扇骨,湘妃竹作外扇骨。扇面全高30厘米、宽47厘米,其中画芯高16.3厘米、宽44.8厘米,为国家二级文物。

该扇原系明代官廷之物,也是清代康熙皇帝的珍爱之物。金扇一面为明代唐寅的人物画,一面是康熙御

【镇馆之宝】

□周东升



康熙御赐王渔洋湘竹金扇

桓台博物馆: